

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三

宋 姚鉉 編

古文甲 總一十五首

五原

原道

原性

原毁

原鬼

原人　已上並韓愈

三原

原化　皮日休

原親

原仁　牛僧孺

五規

出規

處規

戲規

心規

時規已上並元結

二惡

惡圓

惡曲並元結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虚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

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唯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

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

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徳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

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

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

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

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

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分與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

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多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

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

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

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常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

於理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

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恠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托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恠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

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

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化　　皮日休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國其民也舉族

生敬盡產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婦蚩蚩囂囂慕其風蹈其閫者若百川蕩溔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比户以為嗤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邪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者存乎言其教者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闢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嶽其基溟其源

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載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御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櫝肌筞骨傷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佞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狥之易牙是也自兹已降為夫强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殺己子王莽殺子宇是也噫教尚不可况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碏殺石厚叔向

僇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碏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僇則他人僇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仁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

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睟生民以天下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無微子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徳可謂至徳也已矣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

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懐之未暖其客得禄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

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絶汝若思為禄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廏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

矣復安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大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娭音沛而往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㦝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𠒇𠒇兄之别稱義載爾雅終不復二論𠒇有意乎於

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於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啼不止名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冤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僮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

德也與吾聞君子不茍戲無似非如何惑一皃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茍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攸皃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茍戲似非世皃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於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

之酴（音多）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爾何樂然爾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

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邪

時規

乾元已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邪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残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

王者府藏淵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喜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皁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

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悦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名季川謂曰吾目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絶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循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常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

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强全一歎以為不褻其直恩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强全一歎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音由乎元子

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歎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
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唐文粹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四上下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馬廷埅

唐文粹卷四十四上

宋　姚鉉　編

古文乙 揔四篇

復性書三篇 李翺

平賦書一篇

復性書上篇

李翺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

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

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潜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水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焼其山林而爍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

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

傳于顔子顔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間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其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㣲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

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㢮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劒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于剥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郡陸傪存焉與之言之陸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

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决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

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

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循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人

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顔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逺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隠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逺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

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

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性猶聖人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而不善性無善而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

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惡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

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清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

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篇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

無所休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

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眡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邪

平賦書一篇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民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

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

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

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斡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凡為天下者眡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眡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

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寸為一百有四十古之方一步餘三百步六寸二分五釐

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頃異名也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為古之田一十六頃有二十畝也

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十六萬二十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方里之內

以畝為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餘為閭井屋室兹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則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校其多少亦相若矣凡百畝之州為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甽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梼其中長綴短而重之一畝之

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甽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畝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禄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

百人之所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歳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疋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甲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

五萬有二千功率十取一匹帛為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為之公囷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饑歲并入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囷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

馬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戒必精勿濡以内于公囷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内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强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内推而

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其君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予侮此之謂也

唐文粹卷四十四上

唐文粹卷四十四下

宋 姚鉉 編

古文丙 總六十七篇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 劉蛻
時議三篇 元結

鹿門隱書六十篇并序

皮日休

醉士隠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懲其所未周故復草隠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神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名災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隠而不言懼

尚力而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為淫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内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啟畜乘龍周穆讌瑶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

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

反取為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濟反為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

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㽞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貜貐尚猶類人況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為黄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

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為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者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修然後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以德感舜為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顔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為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為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為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為心之驅儈焉

君子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絜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

當窮能絜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

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

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

有欲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䕃於伯夷䕃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為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為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噫裨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

能自順其化麟鳳裨於祥瑞也蛟龍裨於淵澤也昆蟲裨於地氣也雲物裨於天侯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裨於祿食也況能裨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仡（五勃反動舟貌）猶人之有道也仡不安也舟之行匪仡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仡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仡於項項遺仡於漢是聖人

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孰吾去孰而取薦者也

伯夷不事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為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

也

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辨者也

於戲黄卷之内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為心乎為身乎心則勞身則憊

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厭者不若不學而厭者學而厭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厭者愧己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

愛固不勝於百姤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為君者非君也不以周公伊尹之心為臣者非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

盡一室也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

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

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偝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

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為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糺己之雠而為直因躬不好者而為庶因人不樂者以為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獨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

德

毁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

退

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

之所謂賊民今之所謂臣

蚜蛢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

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脩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

鵷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鸒鶋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
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
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
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
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夌貴志不定而
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
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尊其己孩孺不得而娛也自
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㛀雝已危而不濟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
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
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旊之家生子而捨乎陶
旊噫吾之道猶弓箕乎陶旊乎
自漢至今民産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
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
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酗醟也為酒今之酗醟也為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意錢格簺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 有後序

劉蛻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

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雖獵吾父者
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
以漁漁利厚於呂末之年富於澤上及聞叟將殺其子
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之年
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法執
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
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海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颪微水上魚聚臣舟

臣垂之十鉤魚方舐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盡戮於爕理若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漁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然而猶相與舐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徼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鬭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

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眡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偽以紿一器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舨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為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動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時議三篇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

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异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皁之說為三篇命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衞之疆悉為盜有凶勇之

徒攻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三京從衞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陵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殄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陜奸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於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

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汙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

深宫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缨佩而朝太官具味当时而
食太常修乐和声而听车国机务参详而进万姓疾苦
时或不闻而厩有良马宫有美女舆服礼物日月以备
休符佳瑞相继而有朝廷歌颂盛德大业四方贡赋尤
异品物公族姻戚喜贺帝忌诸臣戏官怡愉天颜而文
武大臣至于公卿庶官皆权位爵赏名实之外似已过
望此所以不能以强济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视
今日之安如灵武之危事无大小皆若灵武何寇盗强

弱可言當天下曰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曰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貨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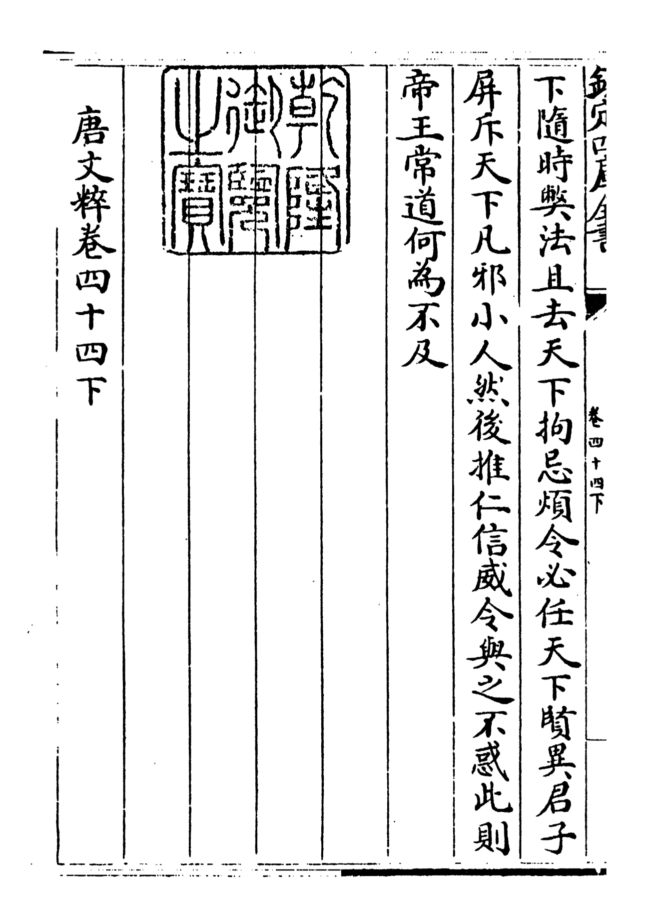
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盖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能㦗畝以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盖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内情將藏内情則罔

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阜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究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究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今四年矣而說者異之何哉

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恩如説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常言及言雖殷勤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諸戲令或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



下隨時與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凡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則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唐文粹卷四十四下